

调氧气的阀门在背后，只有向导能碰。但面对她的呼叫，向导无动于衷。

在即将窒息之际，她又喊：“Oxygen more！”（多一点氧气！）

然而这一次，向导居然直接把她的氧气面罩摘了下来。

那一瞬间，她失禁了——这是人在窒息时的生理本能，常常发生在绞刑者身上，可想而知，当时她已经缺氧到了什么地步。

此时，夏尔巴向导 Pempa 过来只看了她一眼，就平静地说：“You are finished.”（你完了）

湿掉的裤子会结冰，继续攀登有截肢的风险。阿思的珠峰攀登之路，就这样停在了 8200 米——距离 8848 的巅峰，仅剩 600 多米。

“我的珠峰梦，毁在了一泡尿上。”她心想。

“要是不管裤子硬撑，是不是就能登顶了？”对她来说，失禁对于自尊心的打击，远远超过结冰的风险。

就在无可奈何的下撤路上，她看到了更恐怖的画面：一个人躺在雪地里嗷嗷乱叫，手脚疯狂乱抓，已经神志不清。他的两个向导站在旁边，满脸嫌弃，像推一件货物一样，把他顺着雪坡往下推，一下又一下，生怕被他抓到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一个人，疯了一样从上面滑下来，张牙舞

爪地嘶吼，一只手光着，手指冻得蜷成鸡爪状，还在撕扯自己的衣服——向导正用绳子拴着他往下放，动作粗鲁得像吊一袋垃圾。

后来她得知，这两个人，最后都死在了四号营地，死因是突发脑水肿。雪崩、滑坠、高反——珠峰攀登者的三大死因，而脑水肿和肺水肿是高反中最为致命的。

等她撤回二号营地，噩耗又一个接一个砸过来：三名队员严重冻伤，一名印度全国射击冠军女孩，脚趾全部截肢。短短一天，3 死 3 残。

“今年珠峰一共发了 495 张登山许可，创了历史纪录。每个客人至少配一个夏尔巴向导，总冲顶人数超过 1000 人。商业团

下图：夜晚，从海拔 7900 米的四号营地出发，二次冲顶。

队大多集中在 5 月 20 日和 21 号这两天冲顶，20 号三四百人，21 号五六百人，珠峰堵得一塌糊涂。”阿思庆幸自己因为下撤而逃过了这个危险的高峰期，“我们公司所有人都排在 21 号。那个脚趾被全部截肢的印度女孩，登顶来回用了 25 个小时；堵在 8700 米以上的时候，可能站两个小时都动不了一步，氧气慢慢耗光，体力也被耗空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手指脚趾冻伤、截肢”。

她觉得，第一次冲顶失败，“一定是山神在救我”。

还敢不敢再走一次？

很多人后来问她，登珠峰最

